

信仰基要系列

何为合乎圣经的讲道？

What is Biblical Preaching?



Basics of
the Faith

S E R I E S

Eric J. Alexander

何为合乎圣经的讲道？

信仰基要系列

我们如何荣耀上帝？

我们的孩子如何得着信心

何为拣选与预定？

何为属灵恩赐？

何为改革宗教会？

何为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

何为合乎圣经的讲道？

何为教会治理？

何为地狱？

何为唯独因信称义？

何为圣徒的恒忍？

何为护理？

何为属灵争战？

何为代赎？

何为基督教世界观？

何为主餐？

何为真归信？

何为职召？

何为崇拜音乐？

为何要为婴孩施洗？

何为合乎圣经的讲道？

埃里克·J·亚历山大



P U B L I S H I N G

P.O. BOX 817 • PHILLIPSBURG • NEW JERSEY 08865-0817

What Is Biblical Preaching?

Basics of the Faith

Eric J. Alexander

Originally published 2008

P&R Publishing

P.O. Box 817

Phillipsburg, NJ 08865

<https://www.prpbooks.com/>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published 2026

P&R Publishing

Scripture quotations are from CUNPSS — 神 . Public domain

This volume is part of P&R Publishing's "P&R for China" project.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provide multiple hundreds of P&R's books in Simplified Chinese, completely free, for the Chinese church.

P&R for China is supported by donations from P&R, foundations, churches, and interested individuals. The money is used to pay our team of Chinese editors and proofreaders. P&R makes no money from this project.

To learn more about P&R for China,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

To become a supporting partner of this kingdom ministry,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我們目標是翻譯所有 P&R 出版社的書，免費提供給所有的中國教會。如果你有感動在財政上支持我們，請用以下網絡鏈接線上捐款：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We encourage you to let us know how this book has helped you and if you find any translation errors.

我們誠邀您反饋這本書對您的幫助，或者您發現此書有任何翻譯錯誤

Please email | [請電郵](mailto:China@prpbooks.com) — China@prpbooks.com

FOR FREE DISTRIBUTION ONLY—NOT FOR SALE

P&R
P U B L I S H I N G

引言

我想我们当中蒙召讲道的人，几乎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情愿，即不愿谈论关于讲道的事或撰写相关作品，唯恐显得我们对自己的讲道有某种程度的满意。首先我必须澄清，各位若以为我对自己的讲道有丝毫满意，那实在是误解：事实恰恰相反。我也不会骄傲地认为，自己在这个主题上有什么专长。

然而，我认为这与我内心极深的信念以及上帝赋予我的负担并不矛盾——我对当今教会中圣经讲道的核心地位抱有最深切的信念和负担。我是在2008年写这本小册子的，当时我看不出如今有什么比它更迫切的优先事项，就是呼吁教会恢复使徒行传 6:4 所说的，使徒所持有的合乎圣经的、释经式讲道的地位。我每日为此祷告，盼望其兴盛，并且愿尽一切努力去鼓励和激发真正的圣经讲道。

这些内容最初是在加拿大多伦多一次牧师会议上发表的。而后，当我有幸在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的神学院的梅尔讲座发言时，我改写了之前的内容。对这两批听众的热情接纳，我深表感激。

这些讲座与本小册子的目标相同：通过八个命题阐明合乎圣经讲道的优先性与核心要素。我现将逐一阐述这些命题：

- 合乎圣经的讲道在价值上具有根本性
- 合乎圣经的讲道在本质上具有属灵性
- 合乎圣经的讲道在属性上具有教导性
- 合乎圣经的讲道在形式上具有释经性
- 合乎圣经的讲道在模式上具有系统性
- 合乎圣经的讲道在关怀上具有牧养性
- 合乎圣经的讲道在结构上具有清晰性
- 合乎圣经的讲道在应用上具有相关性

合乎圣经的讲道在价值上具有根本性

桑斯特博士（Dr. W. E. Sangster）是英国循道宗的领袖人物，也是伦敦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的传道人，他在去世数年前，曾在教会召集的传道人会议上坦言：“我渴望走遍这片土地上每一处牧师宅邸，向所有从事圣职的人发出质问：‘你们是否确实相信，讲道是上帝引领人得救恩的首要途径，因而也是你们首要的任务——你们是否愿意将最宝贵的时光与最大的精力倾注于此？’”如今，人们对讲道事工的效力甚至是其实用性普遍存疑。如果他看到这种景况，这番质问想必然会更加迫切。这种对讲道的信心危机当然并非现代所独有。事实上，教会历史的兴衰起伏，正是讲台上信实与能力存缺的映照。宗教改革与复兴的时代，总是以重新发现讲道的优先性为标志的。

这一优先性（重要性）早在撒母耳开始在以色列的事工时就显明了。我们在撒母耳记上 3:1 读到：“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而到了该章末尾则发现“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21a）值得注意的是，紧接着的经文是：“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21b）

在我们这个时代，不难发现有许多因素加剧了人们对讲道缺乏信心的现象。

其中无疑有社会学方面的因素。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等学者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非文字、非社群、电视主导、即时通讯、匆忙急躁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讲道及其形式被视为有趣却过时的历史遗存。

另一个原因或许是知识层面的：现代人对教条主义十分反感。在当今的知识氛围中，具有权威性的宣告令人不适（因为人们认为“我的观点和其他人的观点一样有理”）。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潮使对话看上去似乎更加谦虚和民主。

然而我们绝不能忘记，*exousia*是新约的核心概念，其本质在于，权柄最终属于上帝，并且他是通过自己的话语来传递这权柄的。因此新约呈现的真实图景不是会众屈从于讲道人的权柄，而是讲道人与会众共同顺服于上帝那成文之道的权柄。事实上，我认为圣经在教会中的地位怎样，讲道在教会中的地位就肯定也会怎样。若前者被削弱了，后者也必随之坍塌。教会历史不断印证了这一点。若我们承认圣经对于教会的生命与延续而言具有根本性，那么为了逻辑上的前后一致，我们就也要承认，阐释圣经对于教会活动的模式同样具有根本性。

圣经的权威性这一整体议题，对于我们思考讲道而言至关重要，这不仅与此有关：圣经是上帝亲自默示的话语，是无误的，具有权威性。毫无疑问，摧毁了这一信念，就会摧毁合乎圣经的讲道中的诸多本质要素。但我认为在当代氛围下，最迫切的议题之一却是圣经充足性的教义。问题在于：圣经是否足以满足耶稣基督的教会的生命与见证中的一切需要？对这一问题一个响亮回答是，“是的！”而这正是释经讲道背后的信念。真正的释经讲道本身就应当见证圣经对教会所具有的权威性与充足性。

正是在这一点上，正如巴刻（J. I. Packer）所说，正如他所称的“当今对即兴的迷恋”在抵挡真正的讲道。他写道：“灵恩派的‘说预言’（即奉上帝的名未经预先筹划而发出的应用性言论）就是这种现象的极端形式；但无论兴趣聚焦于即兴发挥而非实质内容，还是把讲员的热情看得高于充分备道，真正的讲道都必然日渐衰微。”¹

为阐明讲道在教会中优先性的真理，约翰·斯托得引用（John Stott）了十九世纪末两位伟大的苏格兰人的话。先是亚历山大·怀特（Alexander Whyte），他曾用这些话勉励一位循道宗传道人：“永远不要放弃讲道！宝座周围的天使们都羡慕你这伟大的工作。”其次是彼得·泰勒·福赛斯（Peter Taylor Forsyth），他是一位杰出的神学家，也是阿伯丁（Aberdeen）本地人。他在其著作《讲道与现代思维》（*Preaching and the Modern Mind*）开篇说：“这或许是个过于大胆的开篇，但我仍要说：基督教之兴衰系于其讲道。”²

现在容我阐明，讲道在基督教会中具有根本地位，其圣经与神学依据中的几个主要方面。

圣经依据

耶稣与使徒的榜样非常清晰地展现了一种教导与讲道的事工。在拿撒勒的事工开头，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路 4:18）接着，他在以赛亚书 61 章所读的经文中阐释了其与会堂敬拜的关联性。此后，他走遍加利利各会堂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众人的需求并未使他偏离方向。在迦百农医治众人后，他们对他说：“众人都找你。”但耶稣回应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可 1:38）

他在路加福音 9 章对十二门徒的差遣，以及在马太福音 28 章对十一门徒的托付，核心都是宣讲福音。如果我们查考使徒的行动模式，会发现使徒恪守主所定的优先次序——在早期教会中以讲道为重。如果有人企图禁止他们讲道，他们就会像在使徒行传 4 章中那样同心、迫切地祷告。不仅如此，使徒行传 6 章说，教会有意重组架构，也是为了叫上帝的道与祷告的事工得以优先。

我们需要谨记：使徒行传不仅见证了圣灵在早期教会中运行的大能，更显明了讲道在圣灵充满的事工中的首要地位。

神学依据

在“讲道是教会事工的根基”这一命题背后，蕴藏着几个相当基本的神学事实。

其一是神圣真理的属性：真理不是通过讨论和对话来寻求而得的，也不是通过意见的综合而达成的。真实是一次性地被启示、传递并托付给教会的。换言之，真理是一个福音，是一个消息；只有上帝所赐的圣经才是启示的唯一的、权威的源头，只有圣经才能宣告和教导真理。这就是讲道必然具有独白性质的原因。这一特性常遭人嘲笑。但人们之所以嘲笑这一点，是因为他们不理解其背后的神学含义。独白是讲道的本质，原因很简单：我们所宣讲的启示唯有上帝才能赐下，且他早已通过他的道以单向的方式赐给了我们。

另一个基本神学事实是人类作为堕落的受造物的属性。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说，未重生之人的心智被这世界的神祇弄瞎了，以致看不见福音的荣耀。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光景。那么保罗对付人昏暗心智的方法是什么？他的答案在哥林多后书4:2：“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荐与各人的良心。”

因此保罗面对未重生之人昏暗心智的方式，是将真理陈明在他们面前。他唯一的盼望是：那位（在创造万物时）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也会将光照进他们的心灵，赐下知识，使他们认识上帝显在基督面上的荣光（林后4:6）。而上帝驱散黑暗所用的方法，就是清晰地陈明他的真理。这正是新创造的起点。

这种合乎圣经的直白讲道事工本该居于根本地位，却极易遭到侵蚀。。多年前的一个主日晚上，有个学生从英国的一座城市打电话给我，当时他正在这个城市的一所大学念书。他说：“我刚从该城的对面赶回家里。我几乎走遍了城中所有被称为福音派的教会。我聆听了美妙的音乐，见识了精彩的对话，观赏了戏剧与舞蹈，参与了各式各样的崇拜活动。人们待我极为友善。但此刻周日夜晚，我独坐寓所不禁要问：‘这座大城市中竟无人喂养我的灵魂吗？’”我相信发出这种呼喊的人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而其中真正严重的问题在于，圣经解经事工一旦遭到侵蚀，随之而来的便是基督徒灵命品质与委身程度的淡化。

因此，合乎圣经的讲道事工在价值上具有根本性。

合乎圣经的讲道在本质上具有属灵性

这是关于合乎圣经的讲道最至关重要的真理之一。容我阐明其意：真正讲道的任务在本质上并非智力活动、心理技巧或修辞手法，其本质乃是属灵的事工。

凭着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对会众做许多事。我们可以激动他们的情感，可以用个人魅力吸引他们并让我们对他们产生极大的忠诚，可以从理智上说服他们，也可以在广泛的真理上教导他们。然而，凭着我们自己，有一件事是我们永远做不到的：在灵性上使他们重生，将他们改变成为耶稣基督的形像，使他们的品格彰显祂道德的荣耀。尽管这是基督教会的伟大呼召，但本质上这是上帝的工作，而不是我们的工作。

因此，一个人可能在讲道技巧上才华横溢、言辞流利，神学造诣深厚，圣经解读准确正统，却在属灵上毫无功效。这令我战兢。但愿你也有同感。我想保罗正是论及此事时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林前 3:6-7）我们很有可能过度关注讲道能力、表达流畅、神学深度与圣经正统性，却对上帝那带着圣灵燃烧的膏抹、赐人生命的大能一无所知。坎贝尔·摩根

（Campbell Morgan，钟马田[Lloyd-Jones]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前任）曾透露，在他侍奉的关键阶段，他正处在这样的境况中，他意识到上帝对他说：“伟大的讲道人啊，没有我，你还讲吗？”艾伦·雷德帕斯（Alan Redpath）常说，针对任何教会处境最犀利的问题是：“此地发生的不解之事，有哪些是仅凭人力做到的？”

因此，真正合乎圣经的讲道与学术讲座或修辞表演存在天壤之别。我们全然依赖圣灵的恩典与大能。感谢上帝，他“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林前1:28）。这正是为何将祷告与圣道事工紧密结合绝对必要。在我们的事工中，祷告不是补充，而是根基。

我们当然认同“这工是上帝的工，非人所能做”的原则。我们持守这一信条，因我们是持守圣经的福音派，但这一宣告的必然推论是：祷告在圣道事工中——如同在我们一切劳苦中——是根本要素，而非像我们常错误地认为的那样，只是补充事项。

E. M. 邦兹（E. M. Bounds）在其优秀的小册子《藉祷告得能力》（*Power through Prayer*）中写道：“教会若不竭力寻求更好的方法，便是自欺了。但人本身就是上帝的方法，

当教会在寻找更好的方法时，上帝却在寻找更好的人选。

”³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我们不该关注方法。也不意味着我们要愚昧到忽视新观念与新洞见的程度，或是在运用和探索宝贵有效的方法时粗心大意。但我们确实需要祈求上帝让我们牢记：他所托付我们的这项事工，在本质上具有属灵性。

合乎圣经的讲道在属性上具有教导性

我指的是，我们蒙召首要成为真理的**教师**，传讲上帝圣言的真理。当然，我们最终关注的是达至人的内心与意志，但圣经指明，达至人内心与意志的路径乃是经由人的心思意念。我们务要明白这一点，这无疑是合乎圣经的讲道的模式。詹姆斯·S·斯图尔特（James S. Stewart）教授在其作品《上帝的传令官》（*Heralds of God*）中说：“讲道如果高过人们的理解水平，是不好的；若是这样，根本不向人们的头脑讲道，就更糟了。”⁴

我们如果去查考保罗讲道的用语，就会看到其中充满议论、劝勉与辩论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人的回应常被描述为“听了劝”（徒17:4），或是“信真理”（帖后2:13）、“明白真道”（提后3:7）、“顺从真理”（加5:7）。

爱丁堡自由教会学院（Free Church College）的唐纳德·麦克劳德（Donald Macleod）教授曾如此写道：“圣经所定义的传福音，是一场争夺心思意念的战役。其本质乃是对真理的宣告与阐释，也就是说，讲道必须具备教导的内容。”⁵

威廉·M·泰勒（William M. Taylor）在其作品《圣道事工》（*The Ministry of the Word*）中有力地表达了相同观点：“若不断呼召人归向基督，却只是机械重复保罗对狱卒所说‘当信主耶稣基督’的话，而不向他们阐明耶稣基督是谁、何为归向他；那么这一切就都不过是虚妄的嘲弄。”

这等于是将基督的名当作某种神秘咒语，把福音信息贬为空洞的公式。因此，若要成为有果效的传福音者，我们必须随时预备回答询问我们之人的问题：“这位耶稣是谁，好叫我可依靠他？他的受死与我究竟有何关联？”⁶

我深信此事至关重要。诚然，圣经确实呼召我们要叫人作决断。或许某些人的失误，正在于忽略了圣经这一要旨。但我们更需确保他们明白自己决断的对象是谁。因此我们的讲道必须包含教导性的内容，而圣经的阐释正是其核心所在。值得注意的是，罪中的旧秩序是通过感官与喜好（创 3:6）来诱惑人，而在基督里的新秩序则是通过心思意念与悟性（罗 12:2）来感召人。

合乎圣经的讲道在形式上具有释经性

约翰·斯托特在其作品《我信讲道》（*I Believe in Preaching*）第三章中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极具启发性的探讨。他说：“我主张释经式讲道。”他进一步阐释道：“释经者撬开看似封闭的经文，阐明晦涩的内容，理清纠缠的脉络，展开紧凑的结构。与释经相对的是‘强解’，即把经文中没有的意思强加进去……在释经式讲道中，圣经经文

既不是讲道的常规引言——而讲道的主题往往与经文大相径庭，也不是用来悬挂悬挂各种零碎杂乱想法的便捷挂钩，而是指挥并掌管所讲内容的主导者。”⁷

这对我们作为讲道者的意义在于：我们工作的场所与挖宝的矿场就是圣经。我们无法从其他矿场寻见上帝真理的金子。换个比喻来说，我们供应给人们的食物、擘开给他们的饼就是圣经。此外别无他粮。用另一种比喻来说就是，我们所挥舞的剑就是上帝的道。这就是圣灵的宝剑。我们岂敢将别的剑交在圣灵手中并指望他使用？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因此，我们要宣讲这道，即宣讲圣经：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 4:13 对提摩太所说的，要专心于公开宣读、劝勉和教导圣经，以正意分解上帝的道。

这种排他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圣经之外，我们并无从上帝而来的权威话语。随着我们这世代对圣经权威性信心的侵蚀，讲坛权威性的丧失也就不令人惊讶了。这种对圣经权威性信心的丧失几乎必然会导致讲道的衰微。基督教会的历史充分且悲哀地印证了这种关联。

真正合乎圣经之事工的整体风貌，应当体现出一种关切：让人们认识到我们唯一的兴趣不在于兜售个人主张，或说服人们接受我们的意见，或谋求他们认同我们对特定议题的看法，而在于谦卑、顺服且敞开地去查考圣经的话，将其阐明并使人明白。这一使命在尼希米记 8 章尼希米的事工中展现得最为清晰：当时，百姓聚集在上帝的话语之下。利未人所履行的事工就是“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尼 8:8）。

我们作为基督之宣讲者的呼召，就是要效法这个榜样，以上帝的道为根基，揭示其真理，并以其深不可测的丰盛来教导人们。这最终解答了我遇到的一位年轻人的抱怨。多年前，我在英格兰一次会议上遇到他。他说：“我已穷尽我所能想到的一切讲道内容，如今枯竭无物，如同干涸的泉源。”当时人们几乎一致建议他调离当时的教区。当他向我详细描述他的问题时，其缘由便显而易见了：“我最大的困难不在于准备材料，而在于准备完毕后，如何在圣经中找到契合主题的经文。”显然，这人并不是在真正宣讲圣经。他唯一用到圣经的地方，就是将其作为跳板，跃入与经文无关的主题领域。然而，圣经并不是供我们表达自己意思的仆役；相反，我们是圣经的仆役，圣经藉着我们来传递上帝已说的话。真正的释经正是要求我们全然忠于圣经经文。我或许无法穷尽经文的全部含义，但靠着上帝的恩典，我绝不能宣讲任何违背经文的内容。这种忠诚乃是真正合乎圣经的讲道的内在要求。

我认为释经任务至少包含以下要素：

对圣经经文或文本的持久默想

我们不仅需要清晰的启示教义，也需要清晰的光照教义。正如我们在启示上要依赖上帝一样，我们在光照上要依赖上帝。在我们的圣经观中，启示是客观

的侧重点，光照则是主观的侧重点。上帝向我们显明圣经真理的主要途径，乃是对圣经进行长时间的默想。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7教导提摩太正是这个意思：“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

因此，讲道人在预备时不应当从一开始就急于查阅注释书，而应当反复思想经文内容，咀嚼其真理，揣摩其含义，并时刻呼求上帝开启他的悟性，赐予他智慧与恩典，以把握此处所写的真理。诗篇 119 篇 充满这样的灵：“求你赐我悟性”（34 节），“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为要思想你的话语”（148 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130 节）。

我自己的一个习惯是：将所要宣讲或阐释的经文录下来，乘车时就在车内反复播放。录音会在语音结尾处停止，然后自动回到开头重播。如此，这段特定经文便在我耳中不断回响，新的看见也随之浮现。如果得到了某些非常重要的看见，我就会用随身录音设备记录下来。

彻底的释经

我此刻所说的，乃是运用上帝赐予我们的一切工具及他所托付的恩赐，对经文进行细致研读的艰辛过程。此时我们要追问：“作者究竟说了什么？”为解答这一问题，我们会借助词典、辞典，还有我们可能拥有或接触到的一切类似工具。

我们要关注词语的细微含义、时态的语法结构等等。多年来，《国际释经评注》（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一直是解经家的必备工具，但如今已有更现代的版本。由艾德曼出版社（Eerdmans）出版的《新旧约新国际评注》（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ies on the Old Testament and New Testament）尤为实用。

谨慎的释经

我们在此探讨的问题不仅是“作者说了什么？”，更在于“他的意思是什么？这对我们今日有何意义？”在《威斯敏斯特信条》中，有一段名为《公共崇拜指南》的章节，其内容极其宝贵且丰富。这一部分明确提出了核心准则：“解经无误的规则乃是圣经本身；因此，若对某处经文的真实和完全之意存有疑问，就必须通过其他讲得更清楚的经文去查考和认识。”

约翰·诺克斯（John Knox）曾如此表述这一真理：“上帝的道本身是明晰的，若某处显得晦涩，圣灵——他从不自相矛盾——必在另一处更清晰地阐明。”⁸ 圣经的清晰性是我们须时刻持守的重要教义。

我们最基本的准则之一，就是必须按上下文解释圣经。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整本圣经的光照下看待每段经文，以更大的单元为背景来理解较小的部分。因此，一个词的上下文是它所在的句子，句子的上下文是整节经文，经文的上下文是整章或段落，而书卷的上下文自然就是整本圣经。

信实的释经

到这一步，我们会致力于阐发这段经文所教导的教义，并将其组织成可教导别人的内容。释经讲道不仅是对经文进行逐节解释，更是要总结出经文所阐明的真理，聚焦于这段经文的核心信息或要点。听众应当能带着这样的领悟离去：“啊，原来这段圣经的含义如此；这就是它所教导的；这就是上帝在此处所说的。”释经讲道的重要检验标准之一，是听众回家后能自行查考圣经，确切挖掘出讲道人所揭示的内容。这正是使徒行传 17:11 中，庇哩亚人所用的方法。我们进行释经讲道时，应当培养众人独立研经的能力，教导他们自我喂养的方法。当然，或许有人会提出质疑：“这段经文的意思可能和你所说的不同。”此时我们作传道人的当存谦卑之心回应：“我愿虚心受教，惟求明白圣经真谛。”

新约中有两个表示释经的词。其一是希腊文 *ektitheimi*，这个词出现了四次，分别见于使徒行传 7:21、11:4、18:26 和 28:23，常被译为“讲解”。但其本义实为“取出并显明”。这种说法给了我们启发，让我们能理解释经的真正含义。如，在使徒行传 7:21 司提反的讲道中，这个词指向摩西“被显露”的整个事件，极具启发性。画面描绘的是三个月大的摩西从芦苇中被取出，显现在众人眼前。这些藏在箱子中的特殊珍宝，就此向众人显明。这正是释经的图景：将神圣圣经的无价内涵显露出来，使人惊叹：“我们从未知晓竟有这些珍宝蕴藏其中。”

另一个词是希腊文 *phaneroo* 及其名词形式 *phanerosis*，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4:2-3 中使用了这个词。其核心含义是“揭开”或“解开”。

这两个观念对于释经讲道与教导都至关重要。当一幅画作公开展示时，实际上需要经历双重揭示：在画廊中揭幕新画时，作品虽向公众呈现，但（若你与我一样[不太了解艺术]，）仍需有人阐释这件艺术创造的深意。可见，我们既需要客观上的显明，也需要主观上的阐释。*Phanerosis*这个词还有解开纠缠毛线的意思——我们也要厘清真理，将其明晰地呈现于人前。

当然，正是通过这样的事工，讲道人自己也会在恩典中成长，在基督里长进，作为一个人和传道者不断成熟。至关重要的是，在亲自研读圣经时，我们会经历真理的冲击。我们需要圣灵向我们开启经文，使其在我们生命中产生成圣的能力。换言之，我们必须成为所追求之事的活样本——这正是我们期望在他人生命中看到的那个样本。

在我看来，这至少部分解答了传道人常面临的疑问：“你如何喂养自己的灵魂？你要如何避免自己灵里枯干？”这类问题似乎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上帝的道会抓住你的灵魂。你在研经时以它为粮，就必有给播种者的粮食，也有给食用者的粮食。我们默想上帝的道、倾注于其真理、祷告寻求其意义却自己未蒙祝福，这实在是不可能的。准备宣讲圣经时，传道人绝不可仅作为学术研究。无论在事工还是个人生活中，我们都需见证我们对上帝之道的救赎与成圣大能

的深切信心。耶稣在约翰福音 17:17 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他在这里指明了上帝通常使用的成圣管道，就是他的道。

这当然不是一种自动或机械的过程。这需要与祷告结合，包括我们个人的祷告和会众的代祷。会众需要被教导，他们有为他人祈求生命之粮的责任。你可记得那个半夜到朋友家、不求得饼给友人便不肯罢休的人？这正是上帝子民事工的写照——他们蒙召来到主面前，仿佛不为人求得生命之粮便不停歇。

这种释经讲道确实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这正是我们需要厘清我们的优先次序、以及评估我们对事工委身的所在。若这样的讲道真是我们事工的根基，我们就当重新规划时间表，将最佳时段与最多的精力投入其中。莱尔主教（Bishop Ryle）常说：“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记得有人问迪克·卢卡斯（Dick Lucas）事工果效的秘诀时，他的回答令周围人简单得惊讶——他单单说道：“努力。”

合乎圣经的讲道在模式上具有系统性

我所说的“系统性”是相对于“随意性”而言，或者说，是“有计划”区别于“无计划”而言。当然，这有许多种方式。比如，按书卷或其中明确划分的部分进行连续释经，或许是最令人满意的方式。释经事工同样应当具有系统性。我们进行解经式讲道应当保持平衡且富

有想象力，而不是刻板且偏颇。具体而言，需要在旧约与新约之间、福音书与书信之间、教义与实践之间、历史与经历之间做到平衡。

此外，在进行整卷书的系列解经讲道时，我们对所用时间的规划或许也需要兼顾想象力与合理性。我们要敏锐地体察会众的接受能力及自己在这方面的恩赐。毫无疑问，堂会中信实讲道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应当向实际在场的会众宣讲，而不是向理想中的听众宣讲。换言之，你必须了解他们，知晓他们的需求、能力、背景、当前的理解水平等。我常好奇司布真年轻时是否因某次经历而终身回避连续释经——显然确有其事！他少年时，曾听某位传道人按部就班地讲解希伯来书多年。用他的话说，那声音“单调乏味、嗡嗡作响”。司布真写道：“我不晓得这对希伯来人有何影响，但着实令一个外邦少年厌烦至极。”因此，据我们所知，司布真从未采用过连续释经的方法。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钟马田博士曾用十四年时间宣讲罗马书，那些聆听这激动人心释经的人因此得着永恒的祝福。然而对大多数人而言，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也要用十四年宣讲同一卷书。逐段研读圣经经卷的释经事工，其最大优势在于迫使我们触及那些原本可能刻意回避的主题。就个人而言，我屡次发现当我研读到特定的经文或章节时，我根本无法想出，有其他哪个真理更

契合当时会众的处境。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本不该对此感到惊讶，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一位永活的上帝，他正是用这种方式使他的子民经历他的护理之工的。

关于讲道所具有的系统性这个重要议题，最需要强调的，莫过于钟马田博士在其杰作《讲道与传道人》（*Preaching and Preachers*）第十章中的论述。他告诫我们要警惕僵化的危险。如，当你正在连续释经讲道的中途，圣灵可能会突然抓住你的灵魂，将特定时段或场合的信息强加于你。我完全赞同钟马田博士的观点：忽视或否定这种经历，是愚昧的。

与此相关，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是：每篇讲道，哪怕是连续释经讲道中的一篇，都应当自成一体。你几乎不可能在两个连续的安息日面对完全相同的会众，根据教会的自然状况，有些访客可能只参加一次聚会。因此我们必须确保每篇讲道自身完整，具有其独立的高潮、推进与应用。

合乎圣经的讲道在关怀上具有牧养性

约翰·欧文（John Owen）曾写道：“牧师首要且根本的职责，乃是通过勤勉讲道来牧养群羊。这是关乎新约的应许——上帝必按自己的心意赐给教会牧者，用‘知识和智慧’喂养他们（耶 3:15）……这种喂养关乎牧师职分的本质，与牧师实际行道同样重要；因此，

凡不喂养、不能喂养或不愿喂养羊群的人，无论他在教会中有何等外在的呼召或工作，都算不得牧师。”⁹ 欧文驳斥了一种虚假的二分法。人们常常在好牧人的呼召与讲道人之间，划出这样一条界线。人们常说：“哦，他虽不善讲道，却是位极好的牧者。”我们当然绝不可将二者割裂。正是藉着上帝之道信实的侍奉，真正的牧养关怀才得以产生。我们要按圣经牧养，也要带着牧者的心肠讲道。值得注意的是，使徒保罗在同一个事工中描述了自身的多重角色：他不仅是福音的传令官、真理的守护者、圣经的阐释者；更是儿女们的父亲、经历生产之苦的产妇、以及以爱的忍耐对待他们的温柔乳母。

这一切都应当在真正合乎圣经的讲道事工中显明，因为牧养模式正是源于圣经。这当然意味着我们绝不能与所服事的群体相疏离。讲师或可如此，传道人却断不能这样。若我们真是大牧者手下的牧人，就必常在自己的内心中发出呼喊，如同我们眺望人群时，带着与大牧者相同的忧心呼喊：“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太 23:37）

这种牧者心肠的渴慕，为百姓得救的负担，渴望见他们被塑造成基督形像的痛楚，盼望他们从悖逆转为顺服——这正是牧者心肠的实质。我们断不敢以冰冷机械的方式向人宣讲圣经所承载的真理。真正合乎圣经的讲道不仅要准确、正统、彻底、合乎圣经且在释经上保持严谨，还必须充满温暖、爱心、满有恩典与真理。若上

帝的道会带来管教与责备，就当如父亲对待深爱的孩子一样施行这种管教。人们需要看见我们关心他们胜过关心自己作为传道人的声誉。他们需要知道我们所宣讲的是源于上帝的道。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些话显然也发自我们内心，正如那位大牧者自己那样，我们实在愿意为他们舍命。

这自然意味着，我们不仅向会众传道，还要为他们祷告。就像大祭司一样，他们的名字会被刻在我们的心上。如果说这是记住会众名字的一个方法，听起来或许有些从崇高落入荒谬。然而对合乎圣经的传道人来说，教会名册主要不是用来寻找地址的，而首先是一份代祷名单。

合乎圣经的讲道在结构上具有清晰性

此主题实际上并不与牧养关怀的整个领域相距甚远。若我们真心关爱众人，就当将上帝的粮掰开，使人消化时不至遭遇无谓的障碍。

我认为关于讲道结构的总原则是：若我在宣讲前尚未理清思路，听众听完后必然会更加困惑。因此我们必须竭力追求清晰性。

我认为这种结构观念背后同样存在神学上的理由——上帝是有次序而非混乱的上帝，他已将这种特质铭刻在世界之中。他更是理性的上帝，以逻辑形式与他的子民辨明道理，为要说服他们。或许可以说，圣经本身就以此种方式（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方式）彰显了其来自上帝的印记：圣经既有次序，又是以说理方

式呈现其观点的。正因如此，我们所要追求的结构在经文或段落中往往已然存在。

再者，结构往往在长久默想后浮现。人们常谈论十九世纪伟大的圣经解经家亚历山大·麦克拉伦

(Alexander McLaren)，说他有一把金锤，轻敲经文便能将其分为三部分。但更可能的情况是，麦克拉伦花费大量时间默想经文，而他讲章的结构与清晰性实为呕心沥血的成果。

当然，结构未必总是一系列标题，也可以像众多书信那样呈现为逻辑论证的序列。如，在罗马书8章等地方，我们会发现保罗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并进行了层层递进的论述。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需要一个思维的锚点。而我们则要不辞辛劳，为他们厘清真理。

但有两点需要警惕：首先，结构必须忠实呈现经文或段落的内容，绝不可成为生搬硬套的框架，仿佛我们更在意包装而非实质内容。我们很容易试图将真理塞入自认为特别醒目或精挑细选的标题中。结构必须体现经文或段落的内在真理。就此而言，头韵等辅助技巧永远只能是仆役，而不能反客为主。

在谨记这两点告诫的前提下，我们必须竭力追求清晰。

几年前我乘飞机时，邻座乘客仔细翻阅了我正阅读的书籍。想必他们立刻认出我所从事的工作。他告诉我每周日他都在长老会教会敬拜。这巧合令我不得不告诉他我也是长老会信徒，且正要前往神学院向学生论说讲道的事工。他随即向我提出忠告：“你知道我认为现今

传道人有什么普遍存在的问题吗？我觉得他们多半时间都在彼此讲道，想要影响别人。我父亲曾告诉我，若想听到纯正的基督教福音被清晰阐明，就该参加长老会的礼拜，因为他们专精于此。”我虽不知此人所属教会，但认为他的批评至少部分属实，足以令我们这些传道人不禁呼痛。利物浦教区主教莱尔常向其辖区下的圣职人员呼吁“要简单地讲道”。

据悉，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曾将讲章读给家中一位未受教育的朴实女仆听。每周六晚间，他要求女仆在听到无法理解的内容时即刻打断。此举背后是对清晰性与简单性的追求。

合乎圣经的讲道在应用中具有相关性

有人告诉我，某些人这样评价邓迪的罗伯特·默里·麦克谦（Robert Murray McCheyne）：“随着讲道的进行，他仿佛步步逼近，直至站在你心灵深处，将上帝的道应用到你生命的每个层面。”

我日益确信这种应用首先应始于我们自身。我认为应用性讲道的秘诀在于：当我们默想和研究上帝的道时，必须先将这道应用在自己身上。在我们开始思考如何将其应用于他人之前，我们必须在自身身上先做到这一点。

约翰·欧文写道：“一个人只有当一篇讲章先在自己的灵魂里向自己传讲时，他才能向别人讲好这篇讲章。”

如果上帝的话没有带着大能住在我们里面，它就不会带着大能从我里面流淌出去。”¹⁰ 他又说：“那不以（自己所传讲和为百姓预备的）道为百姓的食物与养分的人，可能在他们不知情时给他们毒药，因为除非他在自己内心中寻见这道的能力，否则他就没有任何根据来确信这道会在别人内心中有能力。”¹¹

欧文所说的就是应用性的讲道，就是将上帝的道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我们会在自身经历中认识到此事的重要性。这并非意味着我们要宣讲自己的经历。我们所宣讲的乃是上帝的真理在客观上的广阔与荣耀。但我们作为传道人必须经历过这道、并至少在在一定程度上知晓这道在我们生命中的能力之后，才能对其进行宣讲。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我们要怀有一种狂妄，声称“我已亲身经历圣经所教导的一切”。我们绝无可能经历圣经所说的一切。但这的确意味着我们与众人同在一处。我们与他们共同关切这道能否应用在我们所有人身上。我们绝不可居高临下地训斥或教训他们。我们与他们一同站在上帝的道之下。这才是真正合乎圣经讲道的图景。这一图景所显明的，不是百姓在传道人的权柄之下，而是传道人与百姓一同在圣经的权柄之下。而这一切正始于我们的研经。正因如此，我们会发现自己真的或在象征意义上从书桌转向跪拜，向上帝呼求：“主啊，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理有什么我当尽的本分？有什么罪是我当离弃的？关于我荣耀的救主，有什么真理是我当为自身福祉而领受的？”这样，我们的讲道才具有应用性。

当然，我们必会承认并确认是圣灵在真正施行上帝的道。这是我们一切思想中至关重要、核心且基本的真理。正是圣灵取用上帝的道，将其作为刺入我们并剖开我们魂与灵的利剑。但这并不能免除我们辛勤探求的责任：“我当如何将这些真理应用在自己的良知上，继而也应用在这群人的良知中？”

容我引用《威斯敏斯特公共敬拜指南》中的话：“就算某些教义已被充分阐明和确证，传道人也不可停留于笼统的教义，而是要通过向听众讲明如何具体应用，使其产生实际果效。”

我在这个小册子的第一部分曾指出，讲道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其独白特征，这一特征源于圣经作为启示的神学根基。人在过犯罪恶中死了，悟性昏暗，圣经与讲道的独白特质正是将其从黑暗带入光明、从混乱引向真理的关键要素。我们断不可丢掉这一点。

但讲道也是对话，且我们必须明白这说法的真实含义。所谓对话，并非指我说我的，会众说他们的，然后再通过综合来发现真理。“对话”一词实际源自路加在使徒行传中描述保罗讲道所用的希腊文，说保罗“与他们对话”。这意味着保罗将福音真理带入了他们思想的对话场域——如，他会诘问：“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基督的肢体吗？”（林前 6:15），“岂不知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林后 13:5），“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呢？”

（加 5:7），“无知的加拉太人哪，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加 3:1）。他使用逻辑论证直指人心：“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罗 8:32）

你明白使徒的用意吗？他正说道：“思考这一点。推想其逻辑。若上帝已成就那无限伟大的事，岂不更会成全一切次要之事？当他已将独生子赐给你时，你怎可能惧怕失去任何对你有益之物？”换言之，他正与他们的理性对话。我们也当如此效法，透过人的理性将真理应用在他们生命中，并呼召他们作出回应。当然，最重要的是圣灵亲自将上帝的道运行其中，成就这工。

因此我们在应用真理时必须与时代接轨。正因如此，我们必须了解所处的世界及其思维模式。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需知晓自己堂会的信徒所生活的世界。福音派传统上最擅长认识圣经，却最疏于认识世界；其他群体则大多更了解世界，却最不熟悉圣经。但这两者本不该互相排斥。

“末了的话，弟兄们.....”

保罗常用这个短句，或许是为了安慰书信的读者，表示后面内容所剩不多了。有时则意味着他将要说出最重要的事。至于此处属于哪种情况，就留待诸位自行判断了！

我要稍加阐述的，是那种神秘却真实而荣耀的经历——上帝的圣灵以特殊方式膏抹传道人，使他自己（传道者）几乎成为另一位（圣灵）在讲道中工作的旁观者。保罗所回忆的正是这样的时刻：帖撒罗尼迦人“因为

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权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帖前 1:5）。在一次精彩的主日敬拜后，有人曾如此评价一位传道人：当我们陆续离开时，他说：“哎呀，今晚上帝的手确实在那人身上。”

我们的先辈会称此为“圣灵的膏抹”。司布真写道：“我不知要绞尽脑汁多久，才能清楚阐明何为带着膏抹的讲道。然而传道人知晓其在场，听众也能很快察觉其不在场。”¹² 邦兹补充道：“这膏抹并非天才之禀赋，亦非学府之所得。雄辩不能诱致，勤勉不能赢取，主教按手不能授予。它乃是上帝因祷告而从天堂降下的甘露。”¹³

当上帝膏抹他的传道人时，人们离去时不会说“这是何等伟大的讲员！”而是会说：“上帝真在这地方！他的荣耀何等伟大！”

前些时候，一位刚被按立为传道人的年轻同工问我：“我能做的最重要之事是什么？”我当即回答他：“为会众能成为祷告的子民而祷告。”

容我最后以更个人的话作结。释经讲道之工实在是世间无与伦比的事工。它全然占据心神，有时令人精疲力竭，有时又叫人振奋不已，但的确是世上最荣耀的特权。

这些年间，我时常从书桌前起身踱步，自言自语道：“我竟能以此为业领受薪俸！”细想之下，这实为生命的一大奥秘——因蒙召向上帝子民阐释他的道，乃是超凡的殊荣。

- 1 James I. Packer, *Honouring the Written Word of God* (Carlisle, England: Paternoster, 1999), 250.
- 2 J. R. W. Stott, *I Believe in Preaching*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82).
- 3 E. M. Bounds, *The Complete Works of E. M. Bounds* (Grand Rapids: Baker, 1990), 447.
- 4 James S. Stewart, *Heralds of God*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46), 152.
- 5 Donald Macleod, “Preaching and Systematic Theology,” in *The Preacher and Preaching*, ed. Samuel T. Logan Jr. (Phillipsburg, NJ: Presbyterian & Reformed, 1986), 261–62.
- 6 William M. Taylor,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Nashville: Nelson, 1876), 83.
- 7 J. R. W. Stott, *I Believe in Preaching*, 125–26.
- 8 John Knox,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in Scotland*, ed. William Croft, Dickinson, 2 vols. (London: T. Nelson, 1949), 2:18.
- 9 John Owen, *The Complete Works of John Owen*, ed. William Goold, 16 vols. (London: Banner of Truth, 1966), 16:74.
- 10 同上, 11:76。
- 11 同上, 9:455。
- 12 C. H. Spurgeon, 引自 E. M. Bound, *Power through Prayer* (London: Marshall Brothers, 1912), 87.
- 13 同上, 92–93。



“当神学院学生让我列出最值得效法的当代解经讲道者时，埃里克·亚历山大的名字总是立刻浮现在我脑海中。他是听过的最优秀的圣经讲道者之一——从不偏离经文，总是给经文中的每个要点以合宜的比重，并能以惊人的能力、满腔的热忱和极具说服力的方式，将上帝话语的真理深深印在听众心里，同时讲起来看似毫不费力。他对讲道的见解堪称纯金，这本小册子实在是一件宝贝。”

约翰·麦克阿瑟 (John MacArthur)

在当今社会中，以讲道为中心的服事真的有用吗？亚历山大在这本小册子中论证指出，圣经解经讲道对教会事工的重要性，正如圣经对教会生命的重要性一样，并解释了为什么专注于这种讲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这本实用的资源分为八个主要部分，探讨了解经式讲道的特征、今日在教会中的迫切性，以及它所需要具备的牧养性、清晰性和现实意义等主题。

信仰基要小册子旨在向读者介绍基本的改革宗教义与实践。这一框架反映在这些小册子有关教会治理和实践问题的观点上。在其他方面，这些小册子适用于所有教会的处境。

埃里克·J·亚历山大是苏格兰教会的牧师，也是格拉斯哥 (Glasgow) 圣乔治特龙教会 (St. George's Tron Church) 的主任牧师。

